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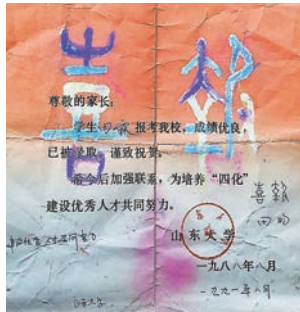
一代人 一代家國情

「這張准考證我珍藏了42年，是它賦予了我進入高考殿堂的神聖權利，它改變了我和我們一家的命運。」71歲的田浩存小心翼翼地拿出一張泛黃的准考證，只見它僅如名片般大小，中間已現裂痕。1977年11月，田浩存在他高中畢業十年之後，終於盼來了高考恢復。彼時，他已經29歲，是三個孩子的父親，正做着一份民辦教師的工作。翌年，他以荷澤地區文科最高分數獲山東大學歷史系錄取。再過十多年，長子田霖再次以曹縣文科狀元的成績考入山東大學法律系。世代為農，一門兩「狀元」，田氏父子成當地的美談。

■香港文匯報記者 丁春麗 濟南報道



■田浩存和他珍藏的准考證。
香港文匯報記者丁春麗 攝



▲田浩存長子田霖考取山東大學的喜報。
香港文匯報記者丁春麗 攝



▲田浩存1977年參加高考的准考證。
香港文匯報記者丁春麗 攝



►田浩存的畢業證書。
香港文匯報記者丁春麗 攝

高齡趕科場 餘暇夜苦讀

「剛得知中斷了11年的高考要恢復時，我有些將信將疑：這是真的嗎？考試之後真的能按成績錄取嗎？」田浩存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，當時身邊好多人都報了名，他還在猶豫。

日上班夜溫書 僅睡兩三小時

「你作為曹縣一中的尖子生，你有能力用自己的真才實學取得成功。咱盼望的就是公平，你一定要參加高考！」姐姐田浩梅騎了40多里路的單車，從定陶縣城趕回老家，勸說田浩存備考。妻子王婷榮說：「你去考吧，家裡的老人和孩子我來照顧。」

家人的鼓勵和支持讓田浩存如夢方醒，他趕緊報了名。這時，距離那場著名的高考只有一個月的時間了。

當考生們苦於沒有複習資料的時候，田浩存珍藏了10年的一套高中課本幫了大忙。白天他給學生上課，晚上9點之後，才是屬於他的學習時間。他趴在昏暗的煤油燈下，徹夜苦讀。稍微睡上兩三個小時，起床鈴聲響起，他就趕緊爬起來，帶着學生們一起跑操。

難忘作文考卷 書粉碎「四人幫」

1977年12月9日，田浩存趕考的日子來臨。他早早地起了床，吃了妻子做的早飯，把准考證揣在口袋裡，帶上一點中午吃的乾糧，就騎着一輛破舊的單車，趕往20里外的曹縣八中考場。

第一場是考語文，作文題目是

《難忘的一天》。田浩存清楚地記得，自己作文開頭的第一句話是：「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，是我終生難忘的一天。」他飽含激情地寫出了自己對粉碎「四人幫」的真情實感。他說，考試比較從容，包括數學，都發揮出了自己的水平。

對於那場考試，田浩存印象最深的是考生特別多，雖然兩個考生一個書桌，但考場秩序非常好。還記得第一天是語文、史地，第二天是政治、數學。數學考完之後，不少考生說自己交了白卷。

七歲兄首報喜 老父喜極而泣

「媽媽，爸爸考上了，爸爸考上了！」最先得知田浩存考上大學的竟然是7歲的小田霖。他從有線廣播裡，聽到全縣參加高考體檢和政審的名單中有父親的名字。

田浩存說，當時妻子並不太相信孩子的話，等他中午從學校回來，一家人又聽了一遍廣播才確認，頓時沉浸在喜悅中。

春節後的一天，校長遞給他一張山東大學的錄取通知書，全班學生歡呼雀躍，把他圍在中間。「父親看到我的通知書，手在顫抖，兩眼噙滿淚花。」說到這裡，田浩存已是熱淚盈眶。

1978年2月27日，田浩存終於辭別了父親，安頓好三個孩子，踏上了求學之路。

沿途放眼望去，冰雪消融，大地回春。「那時我的心情就像金黃色的迎春花，在暖風和麗日中怒放。」田浩存說。

一門兩狀元 高考改命運

復試首屆生：准考證盼十年 兒中榜更激動 孫考上同欣慰

小資料

重啟高考 注入人才

1977年8月，復出不久的鄧小平主持召開了科學和教育工作座談會。此次會議決定恢復中斷10年之久的高考。1977年冬天，570萬年齡參差不齊的青年走進了高考考場。1978年春天，27.3萬名高考制度恢復後的第一屆大學生，意氣風發地踏進了大學校園。

從1977年恢復高考至今，累計已有超過2億人報名參加。高考制度的恢復，讓「尊重知識，尊重人才」的曙光普照中國大地；高考人才選拔機制，為改革開放注入生機勃勃的人才資源；新一輪高考綜合改革逐步推開，牽引教育綜合改革「發動機」持續運轉。

■資料來源：新華社

1977年冬天，

中國570

萬考生走進了曾被關閉了11年之久的高考考場。山東全省報考人數達到80萬，全國最高。那一年也只有8,000人被錄取。1978年春節過後，田浩存接到了山東大學的錄取通知書，他被山東大學歷史系錄取。

「上大學後，一位參與招生錄取的系領導對我說，我的分數是荷澤地區文科最高的。」談吐間，田浩存流露出蘊藏於心的自信與沉穩。

10多年之後，他的大兒子田霖，再次以曹縣文科狀元的優異成績考入山東大學，學習法律專業，成為「父子校友」。

29歲重返校園 成子女好榜樣

田浩存的姐姐田浩梅在1963年就考取了山東工學院（2000年合併到山東大學），成為全公社的第一個女大學生。「靠知識改變命運，姐姐給我樹立了榜樣。」田浩存說。

田浩存上大學時，田霖剛剛上小學，父親那種自強不息的精神，那種對知識的渴求，對他潛移默化，耳濡目染。

「姑姑和爸爸都是身邊的例子，他們憑借自己的努力改變了命運，上大學是我從小夢想，」田霖說。每逢寒暑假回家，田浩存都會給三個孩子講他在大學裡看到的書籍和電影。《基督山伯爵》（基度山恩仇記）、《魯賓遜漂流記》、《流浪者》等很多世界名著與名作，田霖都是從父親那裡聽來的。

的。

《流浪者》裡那位律師給田霖留下了深刻印象，他高考的志願裡排在第一位的都是法律專業。最終田霖如願以償。

三孩均上大學 長子青出於藍

至今，田浩存還保存着一張田霖錄取時，山東大學給家長的「喜報」。他說，收到這張喜報比他自己考上大學更激動。

這張「喜報」被精心描成了彩色，還有一個手寫的署名為田昀。田昀（後改名田曉昀）是田浩存的女兒，排行老二，1991年考上了山東師範大學。哥哥的「喜報」對當時還在念高中的姑娘是很大的鼓勵。1995年，田浩存最小的兒子也考上了大學。

三個孩子品學兼優，田浩存頗為欣慰。田浩存說，有一次他到山東大學找田霖，在法律系《優秀三好學生光榮榜》上一眼就看見了田霖的照片。兒子在大學四年每個學期都能拿到一等或是二等獎學金，大四那年還獲得了全校最高的「校長獎學金」。畢業時，田霖還榮獲全系唯一的「優秀大學畢業生」稱號。

時光荏苒，自1977年恢復高考至今，超過2億人參加了全國高考，高考不斷向着更加公平、更加科學的方向發展。2016年，田浩存的孫女、田霖的女兒田心怡參加了高考，走進了大學校園。

田心怡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，爺爺和爸爸是她從小的驕傲，也是激勵她學習的動力。對她這一代而言，高考不再是唯一的道路，發展的前景將更加廣闊。



■山東大學歷史系77級畢業照。

香港文匯報記者丁春麗 翻拍



■田霖在大學宿舍留影。

受訪者供圖



■田浩存（左二）在大學期間和同學合影。

香港文匯報記者丁春麗 翻拍

農娃躍龍門 求學路跌宕

田浩存的大學圓夢之旅跌宕起伏，幾經蹉跎。

1962年夏天，由於國民經濟困難，田浩存正在讀初一的曹縣第八中學撤銷了。「這真是晴天霹靂，當時全校許多同學就此結束了學業，成為終生遺憾。」但是，田浩存不甘命運的擺佈，依然四處尋覓求學之路，終於考取定陶縣第二中學二年的插班生，得以繼續完成初中學業。

父母忍飢供書「文革」堵高考路

「當時姐姐正在讀高三，父母寧願忍飢挨餓，也決不讓我們兄弟倆輟學。」田浩存說，父母的愛，是他們力量的源泉。

兩年後，田浩存以優異成績考入曹縣第一中學讀高中。1966年春天，高三年級的同學開始為高考作準備，各大學的招生簡章貼滿了教室的外牆。讀高二的他，也不由自主地憧憬着一年後踏

進高考考場的情景。

然而，再次令人始料不及的是，這一年的5月，「文化大革命」爆發，知識和科學首先遭到了踐踏，高考制度被廢除，整整一代人喪失了高考的權利。

「只有打通高考這條路，打開高考這道門，實行公開、公平、公正的競爭，才能使千千萬萬農家子弟的大學夢變成現實。」田浩存幾次感慨地說，「一個人的命運是同國家和民族的命運緊緊連在一起的，如果沒有恢復高考，我們大學的同學中，絕大多數可能仍然是農民、民辦教師或者一線工人。正是那場高考，改變了我們的人生。」

田浩存說，恢復高考42年了，彷彿發生在昨天。有的稱其為「改革開放的第一聲春雷」，有的稱其為「一個民族和國家的拐點」，撫今追昔，田浩存感慨地說，改革開放是幸福之源。

賢妻獨力擔家 育出四大學生



■田浩存的全家福。

受訪者供圖

「我能上大學，特別感謝妻子，」田浩存說。

田浩存考大學那年，三個孩子分別是7歲、5歲、3歲，妻子王婷榮挑起了所有重擔。為了多掙工分，她白天地裡幹活，晚上照顧孩子和老人，深夜還要紡棉花、織粗布。實行家庭聯產承包之後，她一個人種了8畝農田。

談及此，王婷榮特別感謝大兒子田霖。熬粥，和麵做麵條、烙油餅，幼小的田霖學會了做飯，做好飯後再去地裡喊母親回家吃飯。除了做飯，照顧弟弟、妹妹，田霖還承包了割草餵豬、餵羊、餵兔子這些活兒。

1982年，大學畢業後，田浩存執意要回荷澤，以便周末能夠回家幫妻子一把。1985年，落實知識分子政策，妻子和兒女從農村搬到了城裡。但僅靠他每月50多元的工資，實在無法承擔一家五口的各種支出，王婷榮又去幹臨時工。

田霖還記得母親刷酒瓶子那份工作，冬天，砸開冰凍的水池，赤手將每一個酒瓶洗刷乾淨。以至於她的雙手落下了後遺症。田霖也記得母親在印刷廠的工作，他曾經和母親一起去粘紙盒子……

王婷榮笑着對香港文匯報記者說：「沒什麼辛苦的，我供出了四個大學生啊！」那是一份發自內心的驕傲和自豪。



■1977年中國恢復高考，圖為當年在京參加高考的青年在認真答卷。 資料圖片